

晚清翻译家钟天纬有关英语教育之佚文

周 振鹤

晚清所谓同光中兴以后，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，出现了一批科技翻译人员，但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，因为资料的欠缺，这批人基本上都被忽视了，江苏松江人钟天纬就是其中之一。钟正巧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，二十六岁才中秀才，而后蹉跎无成，不得已到了33岁那一年才进了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英文，完全不像现在考入外国语大学是特有面子的事。不过学了三年英文以后，毕竟成为一种稀缺资源，于是应徐建寅之邀到山东潍口机器局工作，徐建寅与其父徐寿是当时有名的科技人才，精于化学与机器制造。40岁时，钟天纬又因徐建寅之助，应驻德公使李凤苞之召赴柏林。在随后的两三年间游历了欧洲各国，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。

之后因病于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回国，入上海制造局翻译馆工作，这才是钟天纬传世之业的开始，此时他已43岁。这以后虽然还有到过山东盛宣怀幕下做事，担任过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的监督等经历，但最后还是终老于翻译馆任上。钟在制造局翻译的重要书籍有《西国近事汇编》，这是将西方世界的时事汇成文集出版，是与英国人罗亨利（H.B.Loch）、美国传教士金楷理（C.T.Kreyer）合译的。但其更重要的翻译功绩却在科技方面，与英国人傅兰雅（John Fryer）合译有《工程致富》、《考工纪要》、《英美水师表》、《铸钱工艺》、《船坞论略》、《行船章程》、《造枪理法》等书，为中国科技翻译事业留下了值得重视的一笔遗产。

傅兰雅是一个热爱中国的洋人，素来为中国科技史界与中外文化交流学者所重视，但对他的合作者钟天纬，国人却知之甚少。如果不是他的女儿钟镜英编辑了一本《别足集》，搜罗了他在翻译以外的一些文章与诗词，并编了他的年谱，世人是不能对他有多少认识的。《别足集》中收有〈中西格致源流论〉，〈西学古今辨〉，〈格致说〉，〈上李傅相条陈日本兵事〉，〈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〉，〈挽回中国工商生计利权论〉等文章，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普通士子对西方科技的看法与对国家事务的主张，不过这本书似乎看到的人并不多。

清末有一个特殊的现象，尽管有的人已经很有成就，但仍以不是正途出身为憾。严复在清末已享有大名，但还要参加科举。钟天纬更不能免俗，中青年时两次应京兆试皆失败，戊戌维新开经济特科，他虽已59岁，仍打算应试，正如今日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还要去读博士学位一

样。只是因为风云突变，新政泡汤，这以后他才算是真正“绝意进取”，再过两年，就与世长辞了。

除了上述经历外，钟天纬晚年还对新式教育有过不小的贡献。一是在盛宣怀的支持下在上海创设南洋三等公学，以新法施教。二是在戊戌那一年，手编教科书十二册作为新法教授的课本，人视之为开小学教科书之先河。这些教科书至今未曾寓目，深以为憾，但他在三等公学掌院任上为一本《英文初级》写过序，该书的1907年版却被我无意中得到。书为上海美生书馆发行，扉页中文题名为：《英文泼拉买译本》，南洋三等学堂译本。英文题名及说明是：ENGLISH AND CHINESE PRIMER. SPECIALLY TRANSLATED AND CAREFULLY REVISED BY THE NANYANG COLLEGE. THE MOST SUITABLE EDITION FOR CHINESE READERS.

钟天纬此序未收入《别足集》中，也许他女儿编集子时以为不重要，或者干脆是没有找到这篇文章。但在今天看来，其意义不仅在于是补充了钟天纬的一篇文章，而是让我们知道了清末英语教育的一些情况，尤其是当时所采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教材，为英语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。现将此序全文转载于下：

自中西互市以来，天下大通，五洲之轮船，杂遝瀛寰，交涉之繁，而需才孔急，我华人士非兼通中西文学，无以为国家干城之选。今朝廷创设各等学堂，以造就人才，薄海人文，成为风气。本堂仰体圣明至意，缮订章程，名之曰三等学堂，实造就人才之基也。惟其为始基，乃思所以教习易而成功速之法，於中学则先以辨识字义并浅近文理，以启其心才，后乃逐渐加深，引人入胜，而无凌躐竭蹶之虞，於西学则以诵习英文为主。顾学英文之法，在西人课童咸以泼拉买并理窠（按：即 primer 与 reader 之音译）五集为首。其法由浅入深，尽善尽美，我华子弟欲习英文，断不能出其范围。理窠之书，英美名家所著者不下数十种，取其与华人最相宜者，莫如英国家特著以教印度人之一种。其中多寻常日用语言，诚学英文之阶梯也。年来此书广行中土，学英文者莫不由此入门。本堂启迪学生，务在教习习而成功速，爰将全书详细繙译，註以华文（按：可见三等学堂在此 primer 外，还有 reader）。其泼拉买一本则全译官话，俾初学幼童易於识解。若理窠全集除语言功课仍译官话外，其余尽译通顺文理（按此处官话即指白话，通顺文理即浅近文言），务使华文与字义两相印合，不差累黍（钟以为英文与中文的方言相当而不是与白话相当），令本堂子弟读之可由华文而通澈英文，亦可由英文而兼习华文，一举两得，诚法之至善者也。夫以幼学读本而求中西合璧之文，非繙极精，则入手既乖，他日袭谬承讹，遗误非浅。本堂积年考核，煞费苦心，译本之精，谅无有过於此者。书成特付诸手民，以公天下，使人人获先路之导，庶几裨益良多，且其书自始至终，每字皆註明句语，尤为各处好学英语之士无是由就教，而能自索径途，行见是书一出，向之读英文而在云雾中者，今已豁然开朗，咸造化日光天矣。惟愿有志者勿轻视之而不经意焉，是则

本堂之厚望耳。

按钟天纬死于1900年，南洋三等学堂是光绪廿二年，即1896年创办的，故此序自当写于1896—1900年间。序中说明他主张用英国人所编课本为教材，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学好英文。而且由此序还知道1900年以前 primer 与 reader 一类书已经风行于中国，事实上商务印书馆1900年以后大量印行的《英语初阶》与《英语进阶》就是这类课本的中国化。二十世纪初学制改革后，英文帝国读本至今亦未见过，不知是否也与之相类。

这本《英文初级》的封底里还附有光绪25年上海道的告示一件，说明此学校亦名为沪南三等学堂，且此课本亦当时就有，但或名为中西合璧初学读本，后改今名，到1907年不知是重版多少次了。因为书是英国专为印度编辑的课本原版翻译的，故有宗教课文（religious lessons），按次序是第57、61、65、69、77、81、85、89等课，但为了适合国情，不按原次序排列，而是将其抽出放在课本最后。

鉴于该上海道告示也有一定史料价值，故亦全文转载于下：

钦命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余 为

给示谕禁事。据同知衔候选通判钟天纬禀：蒙

督办铁路大臣大理寺少卿盛 委办沪南三等学堂，每年捐助英洋一千元，四方子弟负笈来遊者日众，三载以来，造成学生，分送南洋公学、北洋头、二等学堂及储才馆、广方言馆等处不下数十人，颇有成效可观。但英文功课读本（按：当时尚不用英文教科书之称）尚係购用现成之书，极思自行编辑而苦於非急就所能成章。今夏日长多暇，爰取英文读本名为理窠者，译作华文，并添註音义，与坊本迥然不同，大便初学，爰付剞劂，以广流传。本期推广教化，原可公诸同好，但恐坊贾射利石印翻刻，渐致亥豕鲁鱼，贻误后学，照泰西公例，凡新出之书，均准禀明官府，禁人翻刻。中国近来援照专利以请者，已成通行之例，援案禀请立案并转飭上海县及英法租界委员一体示谕，禁止坊贾翻刻，以免讹以传讹等情到道。除批示并分行外，合就给示谕禁为此示，仰书贾坊舖人一体知悉，嗣后钟天纬所译中西合璧初学读本（按：这或许是该书原名）一书，尔等不准私行翻印，朦混渔利，如敢故违，一经指控，定行究罚不贷，勿谓言之不预也。切切特示。

光绪貳拾伍年拾月二十三日示